

全

嘆

聖

全

集

貫華堂第五才子書
水滸傳上

DE 6111

全
聖
嘆
全
集

(一)

貫華堂第五才子書
水滸傳上

江蘇古籍出版社

1035014

金聖嘆全集(一)

貫華堂第五才子書水滸傳(上)

曹方人 周錫山標點

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

江蘇省新華書店發行

揚州印刷廠印刷

開本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張16.5 插頁4 字數390,000

1985年7月第1版 1985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數1—40,000冊

書號: 10354·019

定價: 3.60元

責任編輯 黃希堅

前 言

金聖嘆是明末清初時著名的小說、戲曲評點家，是中國文學批評史上一位貢獻卓著的文藝理論大師。

金聖嘆原名采，字若采。明亡入清之時，他效陶淵明晉亡入宋時的故例，改名人瑞，又名喟，字聖嘆。他批點「才子書」也以聖嘆署名，聖嘆此名也等於成了他的筆名。自金批《水滸》、《西廂》問世至今，金聖嘆這個鼎鼎大名凡愛好文學者幾乎無人不知。

金聖嘆自名喟，字聖嘆，是自比聖人，儼然以當代孔子自居。廖燕《金聖嘆先生傳》和趙時輯《評選杜詩總識》都曾對他作過生動介紹。趙文還記錄了金聖嘆對自己名字的解釋：「《論語》有兩「喟然嘆曰」，在「顏淵」則為嘆聖，在「與點」則為聖嘆。」可見他為人的氣魄之大。但他的氣魄之大並非「盛名之下，其實難副」，他的確是個難得的志士和大才。他十一歲那年就博覽羣書，讀過《詩經》、《離騷》、《妙法蓮華經》和《水滸傳》等書。當時的風氣基本上還是獨尊儒術，推行理學。他却於儒道佛之書，無所不窺；儒道佛諸學，無所不通。此其一。他在八股盛行，科舉熱門的時代，却無意仕進，專心批書著述，而且批的主要還是為世所輕的小說、戲曲等冷門貨。此其二。他又憤時人以戲曲、小說為小道，而不知其乃天大文章，

故特標舉《水滸》和《西廂》與《莊子》、《離騷》、《史記》、杜詩同爲「六才子書」。《水滸》因爲聖嘆的提倡和批改而得以家弦戶誦。此其三。金聖嘆身處山野江湖之遠，而日有憂國憂民之心。他在諸「才子書」的批語中，譏刺明末陋政，抨擊社會黑暗，同情勞苦人民以及追求美滿婚姻的青年。其議論之大胆，識見之高遠，環顧當世，罕有匹者。他最後爲民請命，涉「哭廟案」而以身殉志，尤爲難能可貴。

金聖嘆作爲一個大文學家，對中國古典文學中的不少名著獨有會心，能發前人所未發或所不敢發。以金批杜詩來說，就很精彩。與我在復旦大學共事四十幾年的老同事劉大傑，他在寫作《中國文學發展史》時，就小說、戲曲部分聽取過我的不少意見。此書中專有「金聖嘆」一節，也論及金批杜詩，我很表贊同。金聖嘆的文筆活潑多姿，我的故友鄭振鐸五、六十年前曾贊揚說：「犀利而能深入，紆曲而能盡情，如水雲之波蕩。」我也深表贊同。

金聖嘆思想解放，見解深刻，才氣橫溢，文筆雋秀，于當時、後世影響很大。中國評點式的評論方法因爲他而達到高峰，後世學習、模仿他的人很多。現在不少論者充分肯定他在我國文學批評史上的崇高地位，我也深以爲然。我對六十年代金兆梓的那篇論金批《水滸》、《西廂》文章中的不少觀點也很爲贊賞。當然，人無十全，金聖嘆也是有缺點的。以他批點《西廂》來說，他僅能從文學角度來評論和修改，他不懂曲律，有時就難免隔靴搔癢或者出錯。李漁很贊賞金批《西廂》，至謂金批一出「能令千古才人心死」，「作《西廂》者心死」，但他也批評聖嘆所評，「乃文人把玩之《西廂》，非優人搬弄之《西廂》」，頗爲中肯。另外，金聖嘆認爲《西廂》應到「草橋驚夢」爲止，第五本是不知何人的狗尾續貂。我不同意這種看法。我認爲第五本也是王實甫所作，且第五本中如紅娘痛詆鄭恒之處，也是好的，不是「狗尾」，有它存在的價值，不應刪去。

我以前是這個意見，並專門寫過《西題記》作者問題辨正》一文（詳見拙作《中國戲曲初考》，現在仍無改變）。

金聖嘆由於家貧，他的著述在生前刻印不多。他年僅五十三而不幸過難，原有的寫作計劃中斷，未能充分舒展他的天才，這是極可惜的。他逝世後，他的家屬和親友又因種種原因，未能及時出版他已完成的全部著作，故而他的詩歌創作和哲學論著散佚很多，這也是極可惜的。幸好他的文學論著基本上都保存了下來，只是三百年來印行極少，不少書連一些研究者也未能看到。十年浩劫之後，他的著作更不易見到了。現在江蘇古籍出版社在創辦伊始即用較快的速度出版《金聖嘆全集》，將金聖嘆現存的全部文字匯集在一起，完整地提供給學術界和廣大讀者閱讀和研究，這是一件極有意義的工作。

趙景深

甲子元日

目錄

| |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|----|
| 序一 | | 一 | |
| 序二 | | 七 | |
| 序三 | | 九 | |
| 宋史斷 | | 一三 | |
| 讀第五才子書法 | | 一七 | |
| 貫華堂所藏古本《水滸傳》前自有序一篇今錄之 | | 二五 | |
| 楔子 | 張天師祈禳瘟疫 | | 二七 |
| 第一回 | 王教頭私走延安府 | | 三三 |
| 第二回 | 史大郎夜走華陰縣 | | 三九 |
| | 魯提轄拳打鎮關西 | | 四三 |
| | 洪太尉誤走妖魔 | | 四七 |
| | 九紋龍大鬧史家村 | | 五三 |

| |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三回 | 趙員外重修文殊院 | 魯智深大鬧五臺山 | 九 |
| 第四回 | 小霸王醉入銷金帳 | 花和尚大鬧桃花村 | 一〇〇 |
| 第五回 | 九紋龍剪徑赤松林 | 魯智深火燒瓦官寺 | 一五 |
| 第六回 | 花和尚倒拔垂楊柳 | 豹子頭誤入白虎堂 | 一三〇 |
| 第七回 | 林教頭刺配滄州道 | 魯智深大鬧野猪林 | 一四四 |
| 第八回 | 柴進門招天下客 | 林冲棒打洪教頭 | 一五三 |
| 第九回 | 林教頭風雪山神廟 | 陸虞候火燒草料場 | 一六七 |
| 第十回 | 朱貴水亭施號箭 | 林冲雪夜上梁山 | 一八〇 |
| 第十一回 | 梁山泊林冲落草 | 汴京城楊志賣刀 | 一九一 |
| 第十二回 | 急先鋒東郭爭功 | 青面獸北京鬥武 | 二〇三 |
| 第十三回 | 赤髮鬼醉卧靈官殿 | 晁天王認義東溪村 | 二二三 |
| 第十四回 | 吳學究說三阮撞籌 | 公孫勝應七星聚義 | 二三三 |
| 第十五回 | 楊志押送金銀擔 | 吳用智取生辰綱 | 二五七 |
| 第十六回 | 花和尚單打二龍山 | 青面獸雙奪寶珠寺 | 二五三 |
| 第十七回 | 美髯公智穩插翅虎 | 宋公明私放晁天王 | 二六九 |
| 第十八回 | 林冲水寨大併火 | 晁蓋梁山小奪泊 | 二八五 |
| 第十九回 | 梁山泊義士尊晁蓋 | 鄆城縣月夜走劉唐 | 二九九 |

|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|-----------|----|
| 第二十回 | 虔婆醉打唐牛兒 | 宋江怒殺閻婆惜 | 三四 |
| 第二十一回 | 閻婆大鬧鄆城縣 | 朱仝義釋宋公明 | 三五 |
| 第二十二回 | 橫海郡柴進留賓 | 景陽岡武松打虎 | 三六 |
| 第二十三回 | 王婆貪賄說風情 | 鄆哥不忿鬧茶肆 | 三七 |
| 第二十四回 | 王婆計啜西門慶 | 淫婦藥鴆武大郎 | 三八 |
| 第二十五回 | 偷骨殖何九送喪 | 供人頭武二設祭 | 三九 |
| 第二十六回 | 母藥叉孟州道賣人肉 | 武都頭十字坡遇張青 | 四〇 |
| 第二十七回 | 武松威鎮安平寨 | 施恩義奪快活林 | 四一 |
| 第二十八回 | 施恩重霸孟州道 | 武松醉打蔣門神 | 四二 |
| 第二十九回 | 施恩三人死囚牢 | 武松大鬧飛雲浦 | 四三 |
| 第三十回 | 張都監血濺鴛鴦樓 | 武行者夜走蜈蚣嶺 | 四四 |
| 第三十一回 | 武行者醉打孔亮 | 錦毛虎義釋宋江 | 四五 |
| 第三十二回 | 宋江夜看小鰲山 | 花榮大鬧清風寨 | 四六 |
| 第三十三回 | 鎮三山大鬧青州道 | 霹靂火夜走瓦礫場 | 四七 |

序一

原夫書契之作，昔者聖人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。其端肇於結繩，而其盛發而爲六經。其乘簡載筆者，則皆在聖人之位而又有其德者也。在聖人之位，則有其權；有聖人之德，則知其故。有其權而知其故，則得作而作，亦不得不作而作也。是故《易》者，導之使爲善也；《禮》者，坊之不爲惡也；《書》者，縱以盡天運之變；《詩》者，衡以會人情之通也。故《易》之爲書，行也；《禮》之爲書，止也；《書》之爲書，可畏；《詩》之爲書，可樂也。故曰《易》圓而《禮》方，《書》久而《詩》大。又曰《易》不賞而民勸，《禮》不怒而民避，《書》爲廟外之几筵，《詩》爲未朝之明堂也。若有《易》而可以無《書》也者，則不復爲《書》也。有《易》有《書》而可以無《詩》也者，則不復爲《禮》也。有聖人之德，則知其故；知其故，則知《易》與《書》與《詩》與《禮》各有其一故，而不可以或廢也。有聖人之德而又在聖人之位，則有其權；有其權，而後作《易》，之後又欲作《書》，又欲作《詩》，又欲作《禮》，咸得奮筆而遂爲之，而人不得而議其罪也。無聖人之位，則無其權；無其權，而不免有作，此仲尼是也。仲尼無聖人之位，而有聖人之德；有聖人之德，則知其故；知其故，而不能已於作，此《春秋》是也。顧仲尼必曰：「知我者，其惟《春秋》乎？罪我者，其惟《春秋》乎？」斯其故何哉？知我惟《春秋》者，《春秋》一書，以天自處學《易》，以

事繫日學《書》、羅列與國學《詩》、揚善禁惡學《禮》：皆所謂有其德而知其故，知其故而不能已於作，不能已於作而遂兼四經之長，以合爲一書，則是未嘗作也。夫未嘗作者，仲尼之志也。罪我惟《春秋》者，古者非天子不考文，自仲尼以庶人作《春秋》，而後世巧言之徒，無不紛紛以作。紛紛以作既久，龐言無所不有；君讀之而旁皇於上，民讀之而惑亂於下，勢必至於拉雜燔燒，禍連六經。夫仲尼非不知者，而終不已於作，是則仲尼所爲引罪自悲者也。或問曰：然則仲尼真有罪乎？答曰：仲尼無罪也。仲尼心知其故，而又自以庶人不敢輒有所作，於是因史成經，不別立文，而但於首大書「春王正月」。若曰：其舊則諸侯之書也，其新則天子之書也。取諸侯之書，手治而成天子之書者，仲尼不予諸侯以作書之權也。仲尼不肯以作書之權予諸侯，其又烏肯以作書之權予庶人哉！是故作書，聖人之事也。非聖人而作書，其人可誅，其書可燒也。作書，聖人而天子之事也。非天子而作書，其人可誅，其書可燒也。何也？非聖人而作書，其書破道；非天子而作書，其書破治。破道與治，是橫議也。橫議，則烏得不燒？橫議之人，則烏得不誅？故秦人燒書之舉，非直始皇之志，亦仲尼之志。乃仲尼不燒而始皇燒者，仲尼不但無作書之權，是亦無燒書之權者也。若始皇燒書而並燒聖經，則是雖有其權而實無其德；實無其德，則不知其故；不知其故，斯盡燒矣。故並燒聖經者，始皇之罪也；燒書，始皇之功也。無何漢興，又大求遺書。當時在廷諸臣，以獻書進者多有。於是四方功名之士，無人不言有書，一時得書之多，反更多於未燒之日。今夫自古至今，人則知燒書之爲禍至烈，又豈知求書之爲禍之尤烈哉！燒書，而天下無書；天下無書，聖人之書所以存也。求書，而天下有書；天下有書，聖人之書所以亡也。燒書，是禁天下之人作書也。求書，是縱天下之人作書也。至於縱天下之人作書矣，其又何所不至之與有！明聖人之教者，其書有之；叛聖人之教者，其書亦有之。申天子之令者，其書有之；犯天

子之令者，其書亦有之。夫誠以三代之治治之，則彼明聖人之教與申天子之令者，猶在所不許。何則？惡其破道與治，黔首不得安也。如之何而至於叛聖人之教，犯天子之令，而亦公然自爲其書也？原其由來，實惟上有好者，下必尤甚。父子兄弟，聚族撰著，經營既久，才思溢矣。夫應詔固須美言，自娛何所不可？刻畫魑魅，詆訕聖賢，筆墨既酣，胡可忍也？是故，亂民必誅，而「游俠」立停；市儈辱人，而「賈誼」名篇。意在窮奇極變，皇惜剝心嘔血，所謂上薄蒼天，下徹黃泉，不盡不快，不快不止也。如是者，當其初時，猶尚私之於下，彼此傳觀而已，惟畏其上之禁之者也。殆其既久，而上亦稍稍見之，稍稍見之而不免喜之，不惟不之禁也。夫叛教犯令之書，至於上不復禁而反喜之，而天下之人豈其復有忌憚乎哉！其作者，驚相告也；其讀者，驚相告也。驚告之後，轉相祖述，而無有一人不作，無有一人不讀也。於是而聖人之遺經，一二篇而巳；諸家之書，壞牛折軸不能載，連閣複室不能度也。天子之教詔，土苴之而已；諸家之書，非縹緲不爲其題，非金玉不爲其籤也。積漸至於今日，禍且不可復言。民不知偷，讀諸家之書則無不偷也；民不知淫，讀諸家之書則無不淫也；民不知詐，讀諸家之書則無不詐也；民不知亂，讀諸家之書則無不亂也。夫吾向所謂非聖人而作書，其書破道，非天子而作書，其書破治者，不過憂其附會經義，示民以雜，測量治術，示民以明。示民以雜，民則難信；示民以明，民則難治。故遂斷之破道與治，是爲橫議，其人可誅，其書可燒耳；非真有所大詭於聖經，極害於王治也，而然且如此。若夫今日之書，則豈復蒼帝造字之時之所得料，亦豈復始皇燔燒之時之所得料哉？是真一誅不足以蔽其辜，一燒不足以滅其跡者。而禍首罪魁，則漢人詔求遺書，實開之釁。故曰燒書之禍烈，求書之禍尤烈也。燒書之禍，禍在並燒聖經。聖經燒，而民不興於善，是始皇之罪萬世不得而原之也。求書之禍，禍在並行私書。私書行而民之於惡乃至無所不有，此漢人之罪亦萬

世不得而原之也。然燒聖經，而聖經終大顯於後世，是則始皇之罪猶可逃也。若行私書，而私書遂至災害蔓延不可復救，則是漢人之罪終不活也。嗚呼！君子之至於斯也，聽之則不可，禁之則不能，其又將以何法治之與哉？曰：吾聞之，聖人之作書也以德，古人之作書也以才。知聖人之作書以德，則知六經皆聖人之糟粕，讀者貴乎神而明之，而不得櫛比字句，以為從事於經學也。知古人之作書以才，則知諸家皆鼓舞其菁華，覽者急須審裳去之，而不得捨拾齒牙以為譚言之微中也。於聖人之書而能神而明之者，吾知其而今而後始不敢於《易》之下作《易》傳，《書》之下作《書》傳，《詩》之下作《詩》傳，《禮》之下作《禮》傳，《春秋》之下作《春秋》傳也。何也？誠愧其德之不合，而懼章句之未安，皆當大拂於聖人之心也。於諸家之書而誠能審裳去之者，吾知其而今而後始不肯於《莊》之後作《廣莊》，《騷》之後作《續騷》，《史》之後作《後史》，《詩》之後作《擬詩》，稗官之後作《新稗官》也。何也？誠恥其才之不逮，而徒唾沫之相襲，是真不免於古人之奴也。夫揚湯而不得冷，則不如且莫進薪；避影而影愈多，則不如教之勿趨也。惡人作書，而示之以聖人之德，與夫古人之才者，蓋為游於聖門者難為言，觀於才子之林者難為文，是亦止薪勿趨之道也。然聖人之德，實非夫人之能事；非夫人之能事，則非予小子今日之所敢及也。彼古人之才，或猶夫人之能事；猶夫人之能事，則庶幾予小子不揣之所得及也。夫古人之才也者，世不相延，人不相及。莊周有莊周之才，屈平有屈平之才，馬遷有馬遷之才，杜甫有杜甫之才，降而至於施耐庵有施耐庵之才，董解元有董解元之才。才之為言材也。凌雲蔽日之姿，其初本於破核分莢；於破核分莢之時，具有凌雲蔽日之勢；於凌雲蔽日之時，不出破核分莢之勢，此所謂材之說也。又才之為言裁也。有全錦在手，無全錦在目；無全衣在目，有全衣在心；見其領，知其袖；見其襟，知其袂也。夫領則非袖，而襟則非袂，然左右相就，前後相合，離然各異，而宛

然共成者，此所謂裁之說也。今天下之人，徒知有才者始能構思，而不知古人用才乃繞乎構思以後；徒知有才者始能立局，而不知古人用才乃繞乎立局以後；徒知有才者始能琢句，而不知古人用才乃繞乎琢句以後；徒知有才者始能安字，而不知古人用才乃繞乎安字以後。此苟且與慎重之辯也。言有才始能構思、立局、琢句而安字者，此其人，外未嘗矜式於珠玉，內未嘗經營於慘淡，隨然放筆，自以爲是，而不知彼之所爲才實非古人之所爲才，正是無法於手而又無恥於心之事也。言其才繞乎構思以前，構思以後，乃至繞乎布局、琢句、安字以前以後者，此其人，筆有左右，墨有正反；用左筆不安換右筆，用右筆不安換左筆；用正墨不現換反墨，用反墨不現換正墨；心之所至，手亦至焉；心之所不至，手亦不至焉；心之所不至，手亦不至焉者，文章之化境也。夫文章至於心手皆不至，則是其紙上無字、無句、無局、無思者也。而獨能令千萬世下人之讀吾文者，其心頭眼底乃窅窅有思，乃搖搖有局，乃鏗鏗有句，而燦燦有字，則是其提筆臨紙之時，才以繞其前，才以繞其後，而非陡然卒然之事也。故依世人之所謂才，則是文成於易者，才子也；依古人之所謂才，則必文成於難者，才子也。依文成於易之說，則是迅疾揮掃，神氣揚揚者，才子也。依文成於難之說，則必心絕氣盡，面猶死人者，才子也。故若莊周、屈平、馬遷、杜甫，以及施耐庵、董解元之書，是皆所謂心絕氣盡，面猶死人，然後其才前後繚繞，得成一書者也。莊周、屈平、馬遷、杜甫，其妙如彼，不復具論。若夫施耐庵之書，而亦必至於心盡氣絕，面猶死人，而後其才前後繚繞，始得成書，夫而後知古人作書，真非苟且也者。而世之人猶尚不肯審己量力，廢然歇筆，然則其人真不足誅，其書真不足燒也。夫身爲庶人，無力以禁天下之人作書，而忽取收豬奴手中之一編，條分而節解之，而反能令未作之書不敢復作，已

作之書一旦盡廢，是則聖嘆廓清天下之功，爲更奇於秦人之火。故於其首篇敘述古今經書興廢之大略如此。雖不敢自謂斯文之功臣，亦庶幾封關之丸泥也。

序二

觀物者審名，論人者辨志。施耐庵傳宋江，而題其書曰《水滸》，惡之至，逆之至，不與同中國也。而後世不知何等好亂之徒，乃謬加以「忠義」之目。嗚呼！忠義而在《水滸》乎哉？忠者，事上之盛節也；義者，使下之大經也。忠以事其上，義以使其下，斯宰相之材也。忠者，與人之大道也；義者，處己之善物也。忠以與乎人，義以處乎己，則聖賢之徒也。若夫耐庵所云「水滸」也者，王土之濱則有水，又在水外則曰滸，遠之也。遠之也者，天下之凶物，天下之所共擊也；天下之惡物，天下之所共棄也。若使忠義而在水滸，忠義爲天下之凶物、惡物乎哉！且水滸有忠義，國家無忠義耶？夫君則猶是君也，臣則猶是臣也，夫何至於國而無忠義？此雖惡其臣之辭，而已難乎爲吾之君解也。父則猶是父也，子則猶是子也，夫何至於家而無忠義？此雖惡其子之辭，而已難乎爲吾之父解也。故夫以忠義于《水滸》者，斯人必有懲其君父之心。不可以不察也。且亦不思宋江等一百八人，則何爲而至於水滸者乎？其幼，皆豺狼虎豹之姿也；其壯，皆殺人奪貨之行也；其後，皆敲朴剝削之餘也；其卒，皆擄竿斬木之賊也。有王者作，比而誅之，則千人亦快，萬人亦快者也。如之何而終亦幸免於宋朝之斧鑕？彼一百八人而得幸免於宋朝者，惡知不將有若干千萬人，思得復試於後世者乎？耐庵有憂之，於是奮筆作傳，題曰《水滸》，意若以爲之一百八人，即得逃於及

身之誅僇，而必不得逃於身後之放逐者，君子之志也。而又妄以忠義予之，是則將爲我者而反將爲勸耶？豺狼鷹豹而有祥麟威鳳之目，殺人奪貨而有伯夷、顏淵之譽，劓刑之餘而有上流清節之榮，搗竿斬木而有忠順不失之稱，既已名實牴牾，是非乖錯，至於如此之極，然則幾乎其不胥天下後世之人，而惟宋江等一百八人，以爲高山景行，其心嚮往者哉！是故由耐庵之《水滸》言之，則如史氏之有《檮杌》是也，備書其外之權詐，備書其內之凶惡，所以誅前人既死之心者，所以防後人未然之心也。由今日之《忠義水滸》言之，則直與宋江之賺入夥、吳用之說撞籌無以異也。無惡不歸朝廷，無美不歸綠林，已爲盜者讀之而自豪，未爲盜者讀之而爲盜也。嗚呼！名者，物之表也；志者，人之表也。名之不辨，吾以疑其書也；志之不端，吾以疑其人也。削忠義而仍《水滸》者，所以存耐庵之書其事小，所以存耐庵之志其事大。雖在稗官，有當世之憂焉。後世之恭慎君子，苟能明吾之志，庶幾不易吾言矣哉！